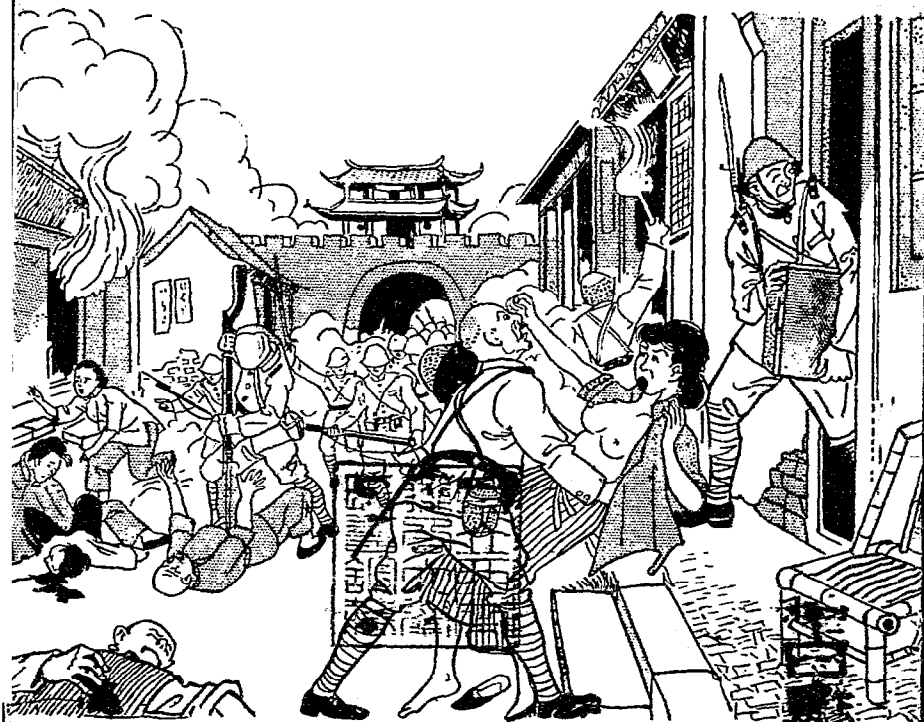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衆讀物

甲種

通俗讀物編輯社編輯

生活書店發行

中國歷史資料叢刊

成安被屠記（日記）

十月二十日：邯鄲肥鄉都被敵人佔領，這兩個地方離成安都不過四五十里，成安城裏人人恐慌，有錢的有往黃河南逃的，有往鄉下逃的。我因為父親害病甚重，不能動轉，往黃河南逃不起，往鄉下逃也逃不得。一家只有坐着等死，父親催我們撤下他不要管，買付毒藥給他喝了，讓他早早死去。天呀，我們怎忍得這樣作呢。城裏有一營駐兵，不講怎樣防禦，只知道要酒喝要肉吃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：日本騎兵十個八個的在鄉村巡邏，逼着向老百姓要錢，強姦女人，還逼着村長要花姑娘，不聽從他的就隨便殺掉。以前逃到鄉下的又都返回城裏來，但是城裏的人仍有往鄉下逃的，這時候的人，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胡鬧亂

碰。

晚上，東張堡的桂生表弟也逃到城裏來了，滿身血跡。他說：今天早晨日本兵有三十多個跑到他們的北街，村裏的小夥子覺着反正不能活，要集合槍枝給敵人拚命。村長富戶反對，說怕惹下大禍。壯年人便說，『村長有姐妹姑娘孝敬日本鬼，你孝敬他好了。你們不打，把槍給了我們教我們打。』當時集合了四十枝槍，便給那三四十個日本兵打起來。桂生當過二年兵會打槍，便強把他二叔的槍拿出來去打。四十枝槍，地勢又熟，有的伏在房上，有的藏在牆後，加上日本鬼又沒防備，一開火就打死了他們二十多個，餘下的跑到村外去了。桂生說，他們正在打的熱鬧時，玉科從街裏跑出來，說日本鬼又從南街進來三十多個。村裏的槍枝都跑到北街來，南街沒有槍，南街的人便只好拿紅纓子槍，鐵鍬鐵鉤子給小鬼打。一個小鬼

騎着自行車跑進來，一下車便叫小方一槍刺死。後面有兩個小鬼見勢不好回頭就跑，走到坑邊，劉柱九成都在坑下藏着，劉柱一刀砍死一個，九成拿糞鉤鉤進那個小鬼的頭，一傢伙把那個小鬼就鉤死了。桂生說，他們這時從西街剛剛趕到，便乘勝追趕，又打死了他們二十多個。

南街北街的鬼子跑出去後，便往村西集合，那裏也有一百多鬼子。桂生說這時他們也集合在村西花地裏爬着；他們原有四十枝槍，打死村南村北那四十多個鬼子後，又得了廿一枝槍，共有六十一枝槍，胆更壯了，伏在花地裏，一槍不放，單等着鬼子來打，這時鬼子用機關槍掃射掩護往前進攻，他們走近時，我們六十一枝槍齊放，立時又把他們打死了三四十個，鬼子退回去也不敢攻了。

天到傍晚，鬼子調來大砲，要轟村子，壯丁們看看不能取

勝，恐怕自己家裏人沒有逃出去，趕緊退到村裏看時，婦孺老幼已經都走了。桂生說，他們六十一個人退到東張堡東邊一個小村莊時，不但不缺少一個，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，還得了二十一枝槍，鬼子教他們打死了七八十個。

桂生說，就怕心不齊，心齊了怕他小鬼什麼的。父親聽到這裏，喘着氣說，你們跟他打吧！不要管我了，反正早晚都是死。母親老婆聽到這裏看看我及桂生沒說話。晚上把一個母雞殺了。要是我們不捨得吃，讓小鬼看見也是吃了牠。但是煮熟以後，誰也吃不下去。

十月二十二日：因爲昨天東張堡打死了八十多個日本鬼子，城裏的人心更恐慌了。有些人逃到天主教堂，有些人逃到紅卍字會裏，說是萬一小鬼攻破了城，這兩個地方最是保險。父親病着不能動，怎好往那裏逃呢。城裏一營駐軍有開走的消

息，天呀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你們有餉有給養，還給老百姓要肉吃要酒喝，現在到用着你們的時候了，你們又要開走。唉！真無天理。聽說，有的軍隊紀律很好，公賣公買，還幫着老百姓作事，軍民合力打日本，常打勝仗。怎麼這樣軍隊，不往我們這裏來呢。

清晨八時，小鬼進攻成安城，是他們太大意了，並沒有帶着大炮，有三百多人直攻成安北門，成安本來沒有北門，一時又退不回去，便藏在城北一個路溝裏伏着。城上的士兵與團丁一齊放槍，躺在城外棉花地裏的老百姓也起來響應，砍瓜切菜一般，把二三百小鬼幾乎全打死在城下。這時城裏的人更恐慌了，有的說一會兒小鬼要派二十架飛機來轟炸，要用二十門大炮轟城，有的說城攻開是要殺個雞犬不留的。桂生勸我們往城外躲一躲，但是我們怎樣能捨掉父親不管呢。我們請桂生自己

出城，不要死在一起。爸爸哭着說，不要爲他一個人死了全家，叫我們都出城。媽媽說，讓他一個人侍候爸爸，他老了；死了也不寬，叫我同媳婦出城，好使我們王家不至絕戶，這時全家哭成一團。桂生看着不可開交，他自己走了，一會兒回來說，城門已經用土袋屯了，出去不得。他找了一把刀出去說要給日本鬼拚。

午後三時，日本鬼果然用砲轟城，炮聲不大不緊不密，人心稍微鎮定，覺着像這樣他們無論如何是攻不開的，萬一援軍來到，全城性命就有救了。日本大砲轟到天晚，城牆城內並無多大損失。到夜晚，槍聲稀了，我們覺着這一夜總可以過去了。誰知道天還未明，街上已經亂得不像樣子，桂生跑來說，軍隊把東門弄開個小洞，一個個擠着出去了。有的說他們去抄敵人後路，有的說他們逃跑了。桂生說，他們一定是逃跑的，

因爲他親眼看見營長也跑出去了，叫我們趕快準備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：天色已明，聽到外面「來了來了」的聲音，有殺人嚎哭的聲音。我們知道糟了，便趕快把門弄結實，父親叫我們趕快躲一躲，不然他便要翻到床下摔死。我叫媽媽同豐兒的媽藏在放紅薯的井內，用亂草把口蓋上，我自己藏到房上。上房一看，只見東房西房上都是人，相互看了看誰也不作聲。這時城西南角已經起了火，映得滿天發紅。街上的馬蹄聲，搶聲，哀叫聲，小兒哭聲亂成一片。到了十時，聽見有碰門的聲音，我知道糟了，一看進來五個小鬼，他們已經看見了我，用槍向我擋準，我只得下來。到了屋裏，他們看我室內窮無所有，看了看我垂死的父親，也沒說什麼。拉着讓我跟着他們走，我這時也不知是死是活，只得含着眼淚看着父親，跟着他們出去。到了紅薯井邊，我不由的看了看那堆井口的亂草，

想到母親妻子不知能否再見，眼淚猶如雨下，幸虧他們沒有注意那個井。

走到街上，唉呀！真叫怕人，東一個屍體，西一個屍體，左一灘血，右一灘血，有的還正在流着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的，有一個還未斷氣，用手扒地，已經扒了四五寸深的坑。街上不斷有鬼子從胡同裏趕出來的人，有的叫跟着他們走，有的走着走着便槍斃了，有逃跑的便用槍打。走到東街，看見他們趕着一羣一羣的女人，東鄰何四嫂和他的小姑也在裏邊，他們看見我就要喊，我趕快使個眼色，止住了她們。她們頭髮散亂着，眼裏噙着淚，小鬼不時摸摸她們的臉，摸摸他們的奶，用手從後邊攬她們的屁股。一個女人抱着孩子走不動，有個小鬼便劈手奪過來扔在一旁的井裏。那女人便也往井裏跳，那野種伸手就拉，被那女人一口咬住手指頭死不放。另個小鬼便用鎗把那女人打死。鬼子們都笑那個被咬了指頭的人，他蠢了，

便一連槍斃了三個女人。我想起我的女人：不知她們被小鬼找着了沒有，我的眼淚不由的落個不止。

我被趕到東街劉財主家裏，有幾個人在那裏給鬼子做飯，讓我挑水燒火。旁的屋裏都是婦女，裏面烘着大火，鬼子讓她們脫光了，他們自己也脫得光光的，玩罷這個玩那個，有的一個人抱着三四個。還有幾個十歲上下的女娃娃，也脫得光光的讓他們撻着玩。女人們都羞得低着頭，眼裏流着淚。不知這些鬼子們，都有姊妹妻女們沒有，竟這樣無恥無心的欺侮人。北屋裏一個不到十五歲的女學生，有三個鬼子輪流強姦她，那孩子只是哀叫，旁邊有許多婦女請求代替，他們也不答應。

到了傍晚挑水時，趁鬼子不注意，我便往家裏跑，走在街上迎面遇見兩個鬼子，我趕快鑽進路北一個住家去，幸虧他們沒有追我。這房子是前街小學那個姓劉的宅第。我進裏一看箱櫃開着，好幾個屍體在屋裏擺着，男的女的都光着身子，想來

是鬼子強迫他們母子父女相互姦污取樂，不從打死的。我從這個住家的後院跳過牆往我家裏跑，路上幸虧沒有遇見人，到了家門，我真沒勇氣進去。不知家裏的人是死還是活着。輕輕的走進屋去，父親在地下躺着，摸一摸身上已經冷了，向窗戶那裏一看，母親在那裏已經吊死。喊喊豐兒的媽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六哥我只覺着頭一懵，便一無所知了。

醒來時，桂生在一旁守着。桂生說，『小鬼進城後，我砍死他們兩個人，鑽進一個胡同去，他們沒有追上。我聽說鬼子不殺紅卍字會的人，便隔牆跳進會裏去。到了正午，消息便不好了，紅卍字會董事長，給小鬼辦交涉，交涉沒辦好，當場被小鬼活剝了。會裏避難的人有一千多名，聽到這個消息，真是如坐針氈，逃出去是死，在裏邊也是等死。有全家逃到會裏的，都哭着說：『我們不出去了，要死死在一起。』果然不一會兒，大隊日本鬼到了，他們不論男女挨個搜查，原來他是搜查

錢的。搜查完後，他們把年青婦女裝在一個屋裏，把其餘的裝在另四個屋裏，我們也不知他們是什麼用意。到了晚間，把女的他們都趕走了，不肯走的，他們便用槍托子打，用皮鞋踢。那一片悽慘的嚎哭聲音，真使人肝腸斷裂。有的喊着自己兒女的名字，有的喊着爹媽說：我們陰間見面吧，我們陰間見面吧！我們這些人被鎖在屋裏，也都哭不成聲，尤其是小孩們扒着窗口哭着要他們的母親，那種情況更慘。我隔着門縫見到看守着我們的小鬼也掉下淚來。

『到了夜晚，鬼子從屋裏叫出我們十五個壯丁，讓我們往這四座屋邊堆柴草，我們知道糟了，這是要用大火燒死我們的。我暗暗踢同伴的腳，說我們跑吧，十五個人一齊闖時，或者能跑出一兩個，不然也是等着燒死。快搬完時，我們十五個人一齊往大門外闖，守大門的兵和裏邊的兵一齊照着我們打，我不知道究竟我們共同跑出幾個，因為我跑出來就沒敢回頭。

出大門一轉灣，我就伏在一個溝裏邊不敢動，街裏都是站崗的，手電燈一明一明的亂照。一會兒，會裏起火了，那種悽慘哀叫號喊的聲音，刺得我肝肺皆裂，幾幾乎失掉知覺。後來火大了，人們哀叫的聲音小了，一千多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被活活燒死。火光照耀得我那裏通明，我怕被小鬼看見，才跳牆爬屋的跑到這裏來；一進門，見你們都在地下躺着，以爲是都被打死了；後來看見沒有血跡，摸摸你還有氣息，才慢慢把你叫醒來。』

聽了他這一番話，我也把一天的遭遇告訴他，我們推想，父親一定是看着不能活，自己翻到床下摔死的，我的女人是被鬼子搶走的。母親看到這種情形，忍受不了，自己吊死的。我們只得哭着把母親卸下來，給父親一齊埋到紅薯井裏。

這時東方已發白了，我們發愁今天沒處躲藏，忽然想起城東南角那廣場上有一大堆柴草，藏到那上邊，小鬼們一定不注

意。不敢從大街上走，便翻牆爬屋的往那裏去。我們正爬到一座大房上時，忽然手電燈一明，嘶的一聲，一槍向我們打來。不偏不斜，恰巧打在我耳朵上，我只得忍痛仍向前進。

十月二十四日：天明，我們爬到了草柴堆上時，已有十幾個人先在那裏了。柴草堆有一丈多高，很寬大，所以我們幾個人在上邊，下邊人還看不出來。街上槍聲不斷，鬼兵跑來跑去，在上邊躺着看得清清楚楚。我這時心裏很慌，忽然想起一定是因為昨天一整天沒吃飯發餓的緣故，桂生不知從那裏弄的乾饅頭給我吃了兩個，才好一點。太陽出來很高時，我們看到由街裏跑出來三個女人，後邊一個鬼子追着，爲頭的那一個正是我的女人，我幾幾乎要喊出來，桂生趕快把我止住了。她們看着被鬼兵追上時，便一齊跳到場邊那個水坑裏去，坑內水淺，她們伏在裏邊等着淹死，有的受不住時，便不時把頭露出來，那日本鬼便用槍打。我這時心裏好像有萬把鋼刀在刺着，

要不是怕連累柴草堆上那幾個人的話，我一定跳下來徒手給那個小鬼拚個死活。

現在我一家全完了，父親摔死了，母親吊死了，老婆被強姦後跳到水坑裏沒淹死，又被鬼子打死了，我一歲的豐兒不見了，那一定是被鬼子摔死了。我被打掉了一個耳朵，不知姓命能不能逃出去。

到了正午，我們看到一個更慘酷的景象，一千多人由街中哀哭而來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，就是沒有年輕的婦女。後面有一百多個鬼子跟着，走的慢的，不肯走的，他們使用槍托子打，用刺刀刺。到了一個圍有高牆的廣場，鬼子叫這一羣人密集起來，不讓動，說是給大家照像。一會兒抬來五架機關槍，支在這一千多人後面，這時人人都知道是最後的時刻到了，全場哀哭的聲音停止了，但聽見喊媽媽爸爸，或者長輩喊兒女的聲音叫着。他們悽慘的說着：來來，我們死在一起吧！

我們幾個人正在看得心肝痛裂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人啊呀的一聲要從草堆上跳下去，我們趕快把他拉住了。幸虧這時人們悽慘的哀叫聲很大，鬼子也忙着佈置他們的機關槍，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草堆上的慘叫，不然我們這一羣人算全完了。這個人說，他的家庭很大，一共二十一口，他有父親母親，八十多歲的一個祖父，兩個哥哥，兩個弟弟，兩個妹妹，兩個嫂嫂，一個老婆，八個子姪。他說，他看到除掉他的妹妹嫂嫂和老婆沒有在下邊外，餘下都在場上抱做一團等死，他看到子姪女兒們悽慘的嚎叫，他看到母親的哀哭。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聽五架機關槍嘟嘟的響了，場上一千多人黑壓壓的一齊倒下去，土黃的廣場立刻變成了紅色。槍彈沒有打中要害的人，悽慘的哀叫着，腳腿手臂亂動。忽然一個混身血污的人，起來亂跑，鬼子兵便舉槍一齊向他射來，自然，很快的就打死他了。

到了傍晚，忽然跑來一大羣狗，在廣場上喝人血吃人肉，

狗眼都變了紅色，像瘋了一樣狂咬著人的肢體，天呀，這是人的世界麼？

那個慘叫的人，自從機關槍響時，便兩眼發直，一直注視着廣場，我們怕他瘋了，便多方安慰他。後來他說：我們一家都是基督徒，鬼兵沒到成安前，我們便都搬進天主堂裏住，以爲那裏很安全，敵人不至於屠殺。教民非教民搬去的一共有一千多人。昨天日兵到後，神父給鬼兵司令交涉，說這裏邊都是他的良善教民，請日兵保護，那司令也答應了。到了午後，忽然來了大批日兵，說是要點名檢查，什麼檢查，不過是要搜索我們身上帶的錢財罷了。我們就跟羔羊一樣，每個人讓他混身摸索，所有錢財都被他們搶去，婦女們受的污辱自不用說。不知怎樣在一個壯丁身上搜出一支日本手槍來，這些日本兵馬上變臉了。說這裏邊不是良善教民，收藏的是反日的士兵和團丁，非要把我們一千多人都一齊槍斃不可。幸虧那個壯丁立刻

自己承認他確是個團丁，前天晚上兵士退却時，他沒有逃出去，夜半由牆上跳進教堂來的。那手槍確是他得自日本人的。他要求立刻把他槍斃，與這一千多教民無關。此外我們教堂收容的名冊上也沒有他的名字。神父極力給他交涉，才算把那個團丁帶走，把我們這些人性命饒了。但是他們留下了幾個日本兵把着教堂的門。到了晚上，人人都怕小鬼變卦，保不住性命。但是逃出去，也是被小鬼殺死。我們一家開了一個會，父親說，我身體敏捷，讓我逃跑出去碰一碰，萬一教堂裏的人死了，我能跑出去的話，陳家還能留一條根，不至絕戶。從教堂我跳牆出去時，一家人哭不成聲，以為這是死別，誰知竟變成死別了呢。』

聽了他的話，我們才知道這一千多人，是從教堂趕出來的。

到了晚上，我們大家商量爬城外逃，從裏邊往城牆上容

易，到了城牆上往外跳，跑到住家裏找了幾根繩，準備拴在垛口上往下墜。城牆上城外都有日本兵站崗，我們明知道是九死一生的辦法，但覺着總比在城裏等死好。跑到城牆下，我們十三個人，七個人剛上去，便被日兵發現了，手電燈一明，槍便拍拍的打來。城上的人我不知道死活，我們城下的六個人，便四散的逃開。我一時急慌了，跑到街上一個廁所裏藏着，沒呆多大功夫，進來了一個日本兵，我覺着這一回算完了。誰知那個兵，原是清豐古城鎮人，離這裏只百里遠，他是十年前到關東吃苦力，九一八後被日兵抓進營裏去的，他想回家怕逃不脫。他說這些日本鬼，都覺着日本早晚是吃敗仗，到中國來反正不能活；所以才這樣瘋狂般奸淫燒殺，混一天算一天。我求他救救我的命。他說今天晚上已經封了刀，不許殺人了，讓我先到一家房子裏躲着，明天再看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：今天清晨，果然有人敲着鑼在街上喊，日

本司令爺下令封了刀不殺人了，叫老百姓正午到關帝廟前集合，聽他講話。我想不到也不成，只好硬着頭皮到那裏去。那日本鬼講，有個漢奸作翻譯，他說，他這一部由北平到成安，一千多里沒有遭受過這樣大的損失，由保定往南攻，他的部隊只死了四個人，想不到在成安這個小縣城竟死了四五百人，所以他非把這裏的反日份子肅清不可。他又說，現在不殺人了，讓我們把屍體埋埋，組織維持會，領到了良民證，就可自由出入。午前十後埋了一天死人，有的父母找他兒女的屍體，有的兒女找他父母的屍體，哭哭啼啼在死人堆中胡亂翻檢，缺腿斷臂，有的屍骨被狗吃的不成形狀，真是慘絕無比。我費了很大功夫，才把我女人屍體，由水坑裏找出來，刨個坑埋下，算完結了夫妻一場情愛。豐兒的屍體找不着了，父母便讓他們在紅薯井裏，也不改葬了。一家死完，沒人認領的，血跡模糊認領不出來的，我們分男女兩個坑埋了。

街上仍不斷有殺人的事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：今天又埋了一天死人，我們大約算了算，連在卍字會燒死的算在一起，總共有四千多屍體。年青婦女，他們用汽車運走的有二三百人，餘下的都關在女子高小裏邊，算是他們的公娼，普通人是不能隨便進去的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：我領了一個良民證出了城，城外十五里以內的鄉村裏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屍體仍在街上擺着，吃人的狗圍瞪着眼在一旁臥着，令人毛髮悚然。走到離城十里的一個范村，忽然一彈，從背後射來，我知道那是日本鬼拿我來練習打靶的。晚上，到了楚旺鎮，算是脫了地獄世界。在街上遇着汪生帶着槍從正面迎過來，真似死後重逢。他說，他跑出後就加入了遊擊隊，誓死同小鬼拚到底，他勸我也加入。我爲什麼不加入？我以後活一天，就要跟鬼子幹一天，我要爲我一家人復仇，爲成安一縣人復仇，爲全國同胞復仇！

韜奮 柳提主編

全民抗戰

通俗版

是戰時大衆知識的泉源！
是戰時大衆知識的寶藏！

內容通俗 並有挿圖
定價低廉 歡迎購閱

零售每份二分 一次訂閱
五百份以上八折 一千份
以上九折 國外另加郵費

戰時大衆知識叢書

怎樣組織義勇隊	屈肅夫著 六版八分
救護	知 識
史濟煊編	三版八分
警衛	知 識
朱澤著	四版五分
大衆軍事	知 識
陶曉光著	三版角八
大衆防毒	知 識
錢樂華編	三版角八
大衆防空	知 識
馬常齡著	三版角二
大衆化學戰爭	知 識
錢保功著	三版二角
大衆法令	知 識
陸維特等編	再版二角
大衆謀報	知 識
明凡著	再版二角

各地生活書店發行

大衆讀物甲種之十六

成安被屠記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王

眞

編輯者

通俗讀物編輯社

發行人

徐伯昕

發行所

重慶桂林上海香港西安
昆明成都衡陽蘭州貴陽

印刷所

生
活
印
刷
所
南寧梅縣南平柳州梧州
赤坎玉林立煌曲江星洲

版權所有 ◆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再版

C.E. 487

2-15000-20000

10

活生

高\$0¹⁴15三